

荐阅书单

《不间断的人》

《不间断的人》是双雪涛的全新中短篇小说集。

七个故事装置,探向古老与未来的时间。

在这部全新作品中,人心与科技,经历与幻想,现实与虚构,S市与北京,最终在小说中难分彼此,共同成为探索写作可能的精密试验。寻找鸟骨的仿生人、让时空流转的刺客、失去记忆的拳击手、温柔夜色里的孤独酒鬼……人,只是不间断的人类的一环。这些故事从人们置身其中的日常开始,不断伸展进意想不到的未来世界,探究的是人类永恒的命题:人的情感、善恶和逃离现实世界的方法。



作者:双雪涛
版本:上海三联书店
时间:2024年1月

《三部曲》

这是202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“言说不可言说之物”的作家约恩·福瑟的代表作。

《三部曲》书写了每一个现代人在荒凉大地上寻找家园的孤独感。和书中主人公一样,我们都在一个看似有很多选择、很多不同生活方式的世界中寻找安顿我们精神的事物。读该书的过程,就像是一次充满启示的体验,引领着我们发现有关自己内心的真相。

福瑟的语言极简而又致密,在很少使用形容词和隐喻的荒凉语言中,勾勒情感的潮涌与爆裂。他说,“我希望让故事中的每个时刻都占据它应有的、充足的时间,我希望语言可以非常平静和缓缓地流动。”



作者:「挪威」约恩·福瑟
译者:李澍波
版本:上海人民出版社
时间:2024年1月

《我比世界早熟》

《我比世界早熟》是当代作家胡安焉创作的回忆录,出版于2024年1月。在该书中,作者以真诚的写作态度、清新质朴的语言、第一人称的口吻,回忆了自己二十年的打工生活。在这期间,他做过加油站员工、外卖员,创过业,卖过女装,从一份工作到另一份工作。全书朴实自然、不事雕琢、情真意切,描绘了普通社会劳动者探索自我、努力成长、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,以及他们直面生活的勇气,与命运抗争的精神。

去年《我在北京送快递》着实让胡安焉火了一把。如果说上一本作者只是讲述职业经历,那么在这本《我比世界早熟》里,胡安焉开始往里走,探索更里层的问题,这是写作上的一次进步,值得期待。



作者:胡安焉
版本: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时间:2024年1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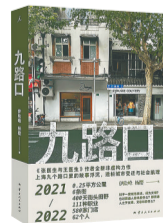
《九路口》

《九路口》中所描绘的上海,是《繁花》之外的上海,它从长乐路和襄阳北路开始,叙述上海九个路口里的故事浮沉,透析城市变迁与社会肌理。

《九路口》是媒体人、作家伊险峰和杨樱的全新非虚构力作,他们花费了一年时间,从上海长乐路和襄阳北路的路口开始,东西南北各走一个街区,6条马路,9个路口,111种职业,580家门店,62个人,数不清的故事:英姐的公路商店、小李的水果店、范阿姨的服装店、高松的为民门窗店、小胡的小酒馆……

城市的故事有聚有散,该书讲述了人们在此相遇和聚合的故事,而所有的观察和分析都指向一个追问——文明对于城市和普通人的意义是什么?

(杨道 辑)



作者:伊险峰 杨樱
版本:云南人民出版社
时间:2024年2月

创作谈

《白日月光》:

收集时光的永恒之结

■ 王海雪

《白日月光》这部小说集,除了《道具灯》,其余的作品几乎都是我读研期间写作或发表的,那是一段让人终生难忘的时光,虽然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,精神却如丝丝滑。

走在北方五点钟就开始暗下来的街头,灵感如同乌鸦,在大风刮过的时候奋力起飞,引领我从现实走入文学的想象,也指挥着我,从想象中妥帖离场,去往一个更辽阔的世界。一切于我,都是新奇的非凡。人们常说,照片是凝固的永恒。文字亦如此,一直存在于过去某个写作的时刻,把过去变成了永恒。文字亦是个人记忆的收藏家,让我得以不断重温那些写作时的日与夜,让我得以回到句子掉落的瞬间,这是一幅多么精妙的图景。

在不断地回溯中,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名淘金者,企图从平庸日常里淘到一些闪亮的金子。它可能是某个突然闪现的片段,便被我敲下在了电脑上。也可能是某次聚会听来的一个事件,鼓舞着我思考并记下它。也可能是回到镇上,看到在充沛雨水下长得遮天蔽日的树木,想着此间劳动的人,决定写下这些无名者的人生。我仿佛知晓,所有驱动源自内在的渴望,渴望从贫穷却又富有的自我出发,记录如此可爱又残酷的世界,目光所及之处的风景与人事。当然,小说不同于现实,而是类似时空扭曲的现实。

这部集子所收录的小说,离现在最远的是《道具灯》,发表于2016年,一个边缘人的故事。最近的是《红色双喜》,发表于2022年,关注性别暴力。自身性别意识的真正觉醒,也是在获得相对完整的文学教育和受益于导师的言传身教之后。《夏多布里昂对话》是一夜写成的短篇,字里行间的惺惺让它迥异于其他作品。《两种时间》里,那个不美丽的中年女人,花枝招展地走在街上,摆脱众人奇异的目光,一路走入虚幻之国。《灰鸟》是在一次乡宴上遇到一名乞讨的孩子。《夜色袭人》的写作出发点是幼年时看到的算命摊,谁能料到算命摊生意会在当下如此红火呢。《陶的红色眼睛》是亲戚某次无意说起在村口被砍头的祖先。《人间的遗物》灵感来源于自己走过的街道。《白日月光》是拜访过的楼房,空间大到足以容纳一篇虚构作品。书中收录的九篇小说,无一例外,关注点都在女性。这种写作的选择是潜意识的,可能来自对很多事物的不满,可能来自那些隐藏的性别不公正,也可能来自漫长而复杂的梦境。选择并不代表作品有明确的指向。大部分时候,我不喜欢掌握自己作品的行踪,它们去向不明,在一个独立于现代的世界游荡。

这些作品,都曾发表在国内各大文学期刊,如今能结集成书,我非常高兴,那是对我过去数年写作的一次有意义的收集,使其成为一个永恒之结。



《白日月光》
作者:王海雪
版本:济南出版社
时间:2024年1月

《当父亲把我忘记》:

点燃一支爱的蜡烛

■ 甘武进

一位思维活跃的老人,刚达到领取免费乘车卡的年龄,于是一个人骑上自行车美滋滋地去居委会领卡,可没领回来。第二天,他依然没领回来。“我怎么寻不到居委会了,明明去过很多次的……”翻开《当父亲把我忘记》这本书:阿尔茨海默病的降临,使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平添了无尽的压力——原本开朗健谈的健康老人变了,他性情多疑而暴躁,忘了陪伴自己几十年的老妻,忘了儿女早已长大……

此书是薛舒“生命三部曲”之一。她在2014年创作的长篇非虚构作品,记录了父亲身患阿尔茨海默病之后的生活,从出现早期症状,到发病,再到智能的全面衰退。在五年的时间里,以“父亲把我忘记”为节点,父亲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与家庭、亲人在精神层面的彻底告别。在记录、描述父亲从身体、性情到智力的全面变化的同时,作者穿插了对童年的回忆、对父辈时代的想象、对生老病死的沉思,以及一个中国家庭内部复杂难言的爱。

刚开始,作者的父亲只是遗忘了周围的人和事。“刚吃过早餐,打了半个小时瞌睡,醒来却说,该吃晚饭了吧?或者半夜三更要穿衣起床,天都快亮了,还睡?”父亲的智力退化,最初的表现时间为时间认知的混乱。后来,“在他语无伦次地罗列他的老婆的罪证时,母亲在一边已经哭得几欲气绝。”父亲认为那些证明母亲“有罪”的证据都是确凿无疑的,可在作者听来,那根本就是支离破碎的梦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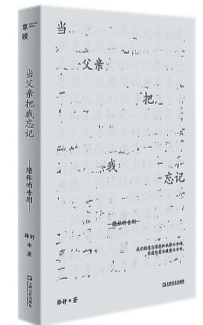
“几天前,父亲指着我的背影问母亲:那个小姑娘是谁?”作者说,一分钟前她还跟父亲说过“爸爸再见”,他拔高嗓门回答:“好,再见”,一转身,他就不记得他的儿女了。“他终于把我忘了,不再记得我是谁,我甚至没

有发现从哪一天开始……”父亲终于连自己的亲人也不认识了,更加残酷的是,连她这个至亲的女儿,甚至她的老妻也成了不记得不认识的陌生人了。于是这个家,不可避免地乱了套。

母亲不故丈夫的电话骚扰而辞工回家了。一个人的日子,太漫长了,漫长到不断地睡过去,醒过来,又睡过去……于是给他的老妻打电话,从一天打三四次,到一天打七八次,直到半个小时打一次。“我不断地在父母家和自己家之间奔波。”作者说。“每遇父亲吵闹得厉害,整夜无法平息,母亲只能打电话向我求救,我便连夜开车赶去七十里外的父母家……”儿子特地从南方回来看他、陪他,父亲竟然不承认,觉得儿子是个骗子!

父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“这里不是我的家,我要回老家”。于是,他们决定回老家过年,带着幼儿一样的父亲。出发前夜,父亲整夜不眠,他似乎明白,于他而言,这是一趟意义过于重大的返乡,准确地说,那是一次告别,与故乡告别,与亲人告别……乃至生命与灵魂的告别。故乡毕竟是故乡,它蕴含着无形的力量,这力量使他瘫痪在床的神智被激活了。“他用他退化的智能竭力保全着自己的面子,即便忘了一切与他有关的现实,支撑他精神的核却没有消失。”

“小说的虚构已经无法承担我的焦躁,我必须毫不隐藏地袒露以及宣泄。”这本书,是作者写给不想遗忘的自己的,也是写给那个正在遗忘的父亲。“无论多么黑暗的地方,也无法隐藏一支蜡烛的光亮”。是啊,虽然我们无力留住亲人走向生命末端的脚步,但每个人都可以尽力点燃一支爱的蜡烛。正如作者和她的母亲,用自己微弱的光,照亮父亲最后的路程。



《当父亲把我忘记》
作者:薛舒
版本:上海文艺出版社
时间:2024年1月